

当代中国最具实力中青年作家作品选


全民
阅读
精品
文库

张廷竹
中篇小说
选

江南梅雨天

张廷竹
著



 中国言实出版社



当代中国最具实力中青年作家作品选

江南梅雨天

张廷竹中篇小说选

张廷竹
／
著

 中国言实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江南梅雨天：张廷竹中篇小说选 / 张廷竹著. —

北京：中国言实出版社，2016.1

ISBN 978-7-5171-1695-0

I. ①江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292908 号

出版人：王昕朋

责任编辑：胡明

文字编辑：张凯琳

美术编辑：张美玲

出版发行 中国言实出版社

地址：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 180 号加利大厦 5 号楼 105 室

邮编：100101

编辑部：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甲 16 号五层

邮编：100037

电话：64924853（总编室）64924716（发行部）

网址：www.zgyschs.cn

E-mail: zgyschs@263.net

经销 新华书店

印刷 北京温林源印刷有限公司

版次 2016 年 1 月第 1 版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规格 710 毫米×1000 毫米 1/16 印张 18.5

字数 284 千字

定价 38.00 元 ISBN 978-7-5171-1695-0

前 言

20世纪八九十年代，我写的主要是中短篇小说，也拥有不少读者。后来从军队转业到地方，我下决心沉寂十年，多观察、多思考这个百态纷呈、泥沙俱下的变革时代。十年后厚积薄发，我发表和出版了六部长篇小说，其中三部是本人纪实性的人生经历。

这些长篇小说很受读者欢迎，《小说月报》在2005年专门出过一期增刊，该刊物只刊印了一部作品，就是我的《盛世危情》。接着社会上便出现了许多盗版书，颇令人惊讶，因为我的书里没有暴力与情杀，干净得完全可以去作教科书。

拼搏了大半辈子，到了退休之年，累了，没有精力再去写大部头作品了。近五年时间，我断断续续地写了些中篇小说，发表在《收获》、《十月》和《中国作家》、《北京文学》等刊物上，倒是又引来不少读者的追捧，我在《北京文学》两次给几十年的老读者回过信，感谢他们对我一如既往的厚爱。

一名作家只有永远保持真诚善良的心态，真切地反映生活的本来面目，才能不断赢得读者的信任和理解。我相信读了这本选集的人会生出同样的感受。我说过，我从来不需要去刻意体验生活，因为我一直生活在非常严峻、极其真切的现实之中。前几年我在全国作代会上有个发言，不少报刊和网络都报道了，我说：“我对文艺工作与人民血肉相连的理解，不是浮光掠影的歌功颂德，而是真正理解劳动人民的疾苦，保持一种悲悯的心态。”

相比一般人，我的经历更坎坷一些，或者说更传奇一些。我出生于香港，襁褓中回归内地，小学毕业就下乡插队，人小，懒，农活干不好，却当过一任生产队队长；我在造船厂干了十二年，绝大部分时间都在挨批斗，却一边被斗一边升职，从工段长、科长、厂长助理到分厂副厂长。最无望时我

遇见了贵人，穿上了军装，从边防前线回来后一路向前。总算像个官了，却忍不住要反腐败，整整八年“风霜刀剑严相逼”，腐败分子进监狱了，我也没了工作单位。直到还差一年就要退休时，才找到了领退休金的地方。

我的经历使我了解各个阶层的人们，我理解他们人生的艰难与辛酸，当代人的奋斗与迷茫，是我这几年作品的主要内容。当然，这些艰难辛酸与奋斗迷茫是有历史渊源的，因为我们的民族曾经历尽艰难困苦，进入新时期后，某些事物又走向了新的极端。我们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也被客观世界所改造，写作令我的灵魂在大千世界里浮沉，一个个大大小小的人物组成了一幅今天的浮世绘。

因为篇幅所限，这本书只选了我近年发表的五部中篇小说，选时考虑题材和人物相对接近一些。感谢我的老朋友杨晓升，三十多年前我受批判时约我的稿，今天又当我的编辑，我却连饭都从未请他吃过一餐，就像几十年来对其他出版界的朋友一样。

愿读者们喜欢这本书。

张廷竹

2015年10月于杭州

目录

江南梅雨天 /1

走进斜阳 /61

点解 /125

拯救 /183

闹市有草舍 /237



江南梅雨天

—

从小害怕跟领导打交道的黄山坡，一早就被叫进了总经理办公室。陆总手上的香烟已经燃到指头，喉咙一响，长长的一截烟灰掉落在写字桌上。他等着山坡自己交代，但山坡支支吾吾的，他说，我没事，我能够承受。陆总说，这不是你个人承受不承受得起的问题，本公司不容许这种行为。山坡低下头说，他跟您也算老相识了，不要为了这点小事翻脸。陆总不耐烦地皱了皱眉头说，你这人怎么这样麻烦，这是小事吗？这时候山坡听见走廊上响起硬底皮鞋的喀喀声。他朝门外看看，脸色变得更加苍白。陆总拍一下桌子让他回过头来。陆总说，怕什么？今天我就是要替你讨回一个公道！山坡不由得两腿哆嗦起来了。门外却传来了一阵笑声，接着响起文明快乐的说话声，陆总，今天又有什么好事找我啊？

山坡看到陆总走到饮水机前，山坡赶紧凑过去给文明倒水。陆总说，“你们是老同学吧，中学还是大学，是一个班吗？”文明接过山坡递上的茶杯，瞟了他一眼，山坡弓着的身体像薄薄的纸一样被风吹着，簇簇地抖动。文明说，“是大学吧，西南医学院的同学。”陆总没说话，朝山坡看。山坡只好替文明补充说，“一个班、一个宿舍的，大学五年我睡上铺他睡下铺。”陆总的眉头锁紧了，眼睛里泛出一种比天气更冷的寒意。陆总连说了三个好

字，然后才挥挥手，“黄山坡你忙你的事去吧，放心，你的老同学不会找你麻烦的。”

山坡走到门外就再也走不动了。他靠在走廊的墙壁上，面对着墙上的一张本季度销售进度表黯然神伤，他恨自己没管住这张嘴，也怪张老师没征求他的意见就将这件事捅给了陆总。张老师是陆总的老师，退休赋闲了常来公司坐坐。有一天张老师问他的婚事，他说没钱找不起对象，张老师说你的收入还可以吧，他的眼睛红了，一句话冲口而出：我是托人介绍到公司来的，每个月的奖金要分一半给介绍人呢。

陆总关上了门，屋子里说话声轻了许多。听上去好像文明在解释，而陆总很长时间没吭声。山坡抖瑟瑟地点燃一支烟，心里的郁闷和担忧像一块铁沉重地往下坠。偶尔有同事经过，诧异地朝他看，他的笑容有气无力，像躲进云层的太阳。

读书时山坡跟文明就没法比。风流倜傥的文明身高一米七五，父母都是公务员，他呢，听姓名就知道，黄山坡；娘在山坡上挖番薯，挖着挖着就肚子疼得躺下生出了他。黄山坡来到这个世界上时只有市斤三斤九两重，二十岁时长到一米六戛然而止。如果说文明是大少爷，那他充其量只是个小小的书童。漂泊来到江南这座省城时，人家已经混得风生水起，他却连一张回家的车票也买不起了，再苛刻的条件也得接受不是？

屋子里砰地一声响，接着是陆总的咆哮声，各个房间的人都跑到了走廊上来。他们听到陆总说，你帮我介绍业务介绍人，我已有酬金付给你，没想到你还来这一手！这五年上下铺的老同学，你也下得了手？陆总又说，甬给我玩儿虚的，我就问你一句话，你还想不想在这座城市、在这一行里干下去了？！

山坡跑过去推门，想劝说一下，门开了，脸色铁青的文明踉跄着朝外走，迎面相撞，疼得山坡捂住脑袋。文明瞪他一眼，那眼光像一把刺刀。于是，山坡抓住自己的胸口，靠在门上发出了痛苦的呻吟声，他确实被因为自己而引起的这一场冲突所吓坏了，他宁可再分一半奖金给这位大少爷。

后来他思想斗争了整整一个星期，是否去文明那里赔礼道歉，要不要向

他作一番解释？陆总好像知道他的想法，陆总说，黄山坡啊黄山坡，如果你那么做，你就不必回公司来了，我给你多发一个月奖金，你回老家去当赤脚医生吧！山坡只能苦笑。他岔开话题说，陆总，我不是赤脚医生，我是县医院正儿八经的内科主治医生。陆总仿佛吃了一惊似地重新打量他，是吗，他说，我还以为你忘记了自己是怎么出来的呢，原来你还记得。

山坡羞红了脸。他愣怔怔地坐在办公室里，面对着窗外的雨景。江南的雨丝缠绵细腻，落在地上悄无声息，高楼耸立，立交桥上的交通灯红黄绿不断变幻，他的思绪飘散开去，想起了老家山溪中的竹排，瓦舍茅屋错落于县城的桥涵亭子间。县医院门前有一座石板桥，五年前他从桥上走过去走进了医院，五年后他从医院走出来走过了石板桥，同样的雨季，不同的是他的命运发生了根本的变化。

黄山坡当了五年内科医生后辞职出走，原因很简单，医药代表送给他的回扣，他不敢收。辞职前一个月，一位病人硬生生地被滥用的药物夺走了生命，几十位死者家属跪在病房走廊上，呼天抢地嚎啕大哭。给死者滥用过药物的医生护士何止十位数，偏偏有一位老医生被抓住了且铁证如山。老医生 20 世纪六十年代毕业于名牌大学，原本也是一个要面子知廉耻的人，临老了却走到这一步。门诊部正闹得不可开交时，黄山坡听见一位小护士在办公室喊救命，他跑过去一看，老医生斜靠在藤椅上，嘴向一边歪了，泛着气泡。手臂上挂着一支针筒，他将空气注入了自己的静脉，颤悠悠地踏上了黄泉路。

山坡忘不了他当时的害怕，他架着老医生逐渐变硬的尸体，脑子里全是前两天老医生对他的提醒，老医生说黄医生啊黄医生，别人都拿回扣你不拿，你就是这个医院的全民公敌你懂不懂？！

整整一个月，年轻的黄医生恍恍惚惚地徘徊在门诊与病房之间，不知道自己该选择哪条路。从小到大他不敢得罪任何人的，怎么敢做全民公敌？但是不做全民公敌就有可能成为第二个老医生，这更使他感到恐惧。

那是黄昏时分，太平间门前静悄悄的，唯有一只知更鸟在桂花树上啼啭几声，更增添了寂寞凄凉的感觉，一位医药代表从假山后面走出来，吓了他一跳。医药代表说，黄医生这是一点小意思，山坡像被烙铁烫了一下推开她

的手，你不要害我，他喊，我不想做第二个老医生！那位风姿绰约的医药代表一脸惊恐，好像遇见了一个逃出病房的精神病患者。

山坡递上辞职报告时，那位喊救命的小护士满脸崇拜地朝他看。昨天傍晚小护士陈芳经过太平间，亲眼目睹了医药代表贿赂黄医生的过程。护士们私下将那位漂亮的女代表称为狐狸精，面对狐狸精的诱惑毫不动摇，黄山坡的形象瞬时变得高大起来，至少在陈芳眼里远远超过了一米六。黄山坡走出院长办公室，看到小护士愣了愣，小护士说，你打算去哪里工作？请不要忘记给我来一封信，合同期满了我说不定会去找你。

别人都以为山坡是一条汉子，只有他自己知道是如何的犹豫彷徨。他甚至连医生都不敢做了，先是去重庆、成都打工，卖过残疾人电动车、轮椅、血糖仪，后来听说文明在这座江南的省城开公司，就给他打电话。文明说，你的光辉事迹我听说了，我这里需要的也是医药代表，你不合适。文明考虑了一会儿。这样吧，他说，我介绍你去一家生物技术公司，虽然也跟医院打交道，因为产品比较先进，目前还不用像其他医药代表那样，天天去拍医生的马屁。

生物技术公司坐落在城东，窗外有一支化工厂高高的烟囱，刺鼻的苯酐气味在空中袅袅扩散，周围却是鳞次栉比的新老楼盘。一辆白色雪铁龙轿车驶过离窗口不到十米的高架桥，山坡害怕地将身子往后缩了缩。文明开的也是这种车。他好像看到文明满面怒容地坐在驾驶室里，嘴里叽里咕噜地在骂人，骂他。

陆总说你到底怕什么？山坡说不出，可他就是摆脱不了心头那种沉甸甸的感觉。

中午有短暂的休息时间，山坡打了一会儿盹，他梦见自己在大学宿舍里，文明喝得醉醺醺地从外面回来，他踢踢床下的脸盆，说，山坡你还没把我的衣服洗掉啊，你有钱还我了？脸盆里浸泡着两件汗背心和两条田径裤，还有一双臭袜子。山坡说，我用洗衣粉泡着呢，我这就拿去洗。他走到楼道上，迎面走来一位女生是班长。班长瞟一眼盆里的衣服，抬高嗓门说，剥削阶级欺负劳动人民也不过如此，山坡你给我放下！他面红耳赤地傻站在楼道

上，看见文明笑嘻嘻地出现在宿舍门口，文明说，我们这叫互通有无，完全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原则，班长，你的观念是否太陈旧了一点？

梦里的场景如电影一般转换。一下子转到嘉陵江边，阳光穿透稀薄的云层，烤热了码头上的石阶，他在骄阳下搬运货车上的轮椅。一个骑车经过的女人突然喊了他一声，他回头一看，是班长。班长的车后带着一个两岁的小女孩，班长说叫叔叔，小女孩乖乖地叫他一声叔叔，班长说，你的孩子多大了？班长瞧着他窘迫的样子张大嘴喊：山坡你真的连一个对象都没有找过啊？

往日风风火火的班长忽然变得腼腆起来，站在码头上扭了扭腰，放低了声音问他：你跟文明还有联系吗，是否知道他的电话？山坡眨眨眼睛说，你找他有什么事，你小孩都这么大了，莫非还想来一次婚外恋？见你个鬼！班长跺着脚说，脸上飞起一片红晕，她向四周看看，迟疑了一会儿，又放低了声音说，我们单位有一个科副主任的位置空着，我想请他父母关照一下。

手机短促的铃声使他从梦境中走出。山坡晃晃脑袋，仿佛这样能够清醒一些似的。两个场景都那么真实，真实得像窗外的树，窗外的车和路。这里没有家乡横亘天地的梯田和山脚下波光粼粼的河汉沟渠，只有钢筋水泥森林般筑起的高楼。梦境在缓慢地一点一点地消失，留给他的是一种模糊的、难以言说的惆怅。

“陈芳！”他揉揉眼睛，好像又回到了梦里，他说，“你怎么又想起我来了？”

租来的房子在南郊。同事阿彪给他介绍的。阿彪是苏北人，老家比他好不到哪里去，但是阿彪身高马大是个帅哥，被城郊卖地发了财的农户看中做了入赘女婿，住进了五层楼房。一步登天的阿彪对他说，房东是我老婆家的亲戚，看我的面子每个月给你便宜一百元房租，山坡兄，我对你够意思吧？

天色昏暗，山坡在房里坐着，等待着陈芳的到来。窗外的屋檐下滴嗒着雨水声，屋内挂着的衣裳发出混杂着烟味的潮腻腻的气息。山坡在袅袅烟雾中回想往事，又想起了他的老家。

那是他从县医院辞职后的第一个春节，回家看望母亲。乡村老屋的飞檐

下也在滴水，涟漪阵阵的河道上架着一座长着青苔的石桥，小护士陈芳撑一把油纸伞从桥上走过来，那素净的伞架和朴拙的伞面一如她当年的清新。山坡后来想起母亲的喜欢，心情就格外沉重。母亲从灶后跑出来，拉住陈芳的手，好像抓住了一座通往幸福的桥梁，母亲说，你是山坡的朋友？你真的是他的朋友吗？看到陈芳羞涩地点了点头，母亲合掌向天上拜了拜，喃喃地说，谢谢您啊老天爷，您终于对我们老黄家大发慈悲了！

母亲的喜极而泣使他鼻子发酸。不是因为陈芳的到来，而是伤感母亲这些年的艰难。父亲掉下山崖那年山坡十一岁，山坡记得出事的那天他和八岁的弟弟在屋后的竹林里削竹枝，母亲从屋里跑出来骂道，两个龟儿子吆，阿爸昨晚刚说过，不准你们去河里钓鱼，你们还想去钓啊！山坡还记得起初听见石桥那边传来一阵嚷嚷声，但是他和弟弟都没在意，他们以为又是谁家的菜地里跑进了猪或羊。直到村里的几位叔伯抬着父亲上了桥，他们才知道，天已经塌了下来。

父亲是去采草药丧生的。留给他们的唯一念想是一把药锄。短短的锄柄上曾经沾着鲜红的血迹，天长日久变黑了。从那一天起，这把药锄就不断地提醒他：这个家的将来全靠他了。生来矮小孱弱的他，努力地读书之余，拼命地干活和锻炼，但是先天不足，一米六终究成了他的极限。

他想起就是与老班长邂逅相逢的第二天吧，陈芳在同一个码头走下了船。山坡穿着新买的白衬衫，还系了一条红领带，踮起脚在那里迎接她。那一天陈芳披着长发，穿一袭白色的连衣裙，脚下却是一双平跟凉鞋。也许是晕船的缘故，她的脸色显得有点苍白。陈芳走上码头，拿一块手帕揩着脸上的汗珠，站在石阶上茫然四顾。

山坡记得，自己飞快地从石阶上部跑下去，红领带飘荡在胸前鲜艳如火，陈芳看见他了，皱起眉头说，你怎么买了这么一条红领带啊，太乡气了！

彼时彼地，山坡还租得起码头附近一套二居室的房子，虽然简陋但收拾得很干净。他们走过烈日下闹哄哄的街市，走过百货大厦、街心花园和电影院，满街的时装和外文广告让小县城来的小护士目不暇接兴致勃勃。终于到了山坡住的出租屋，山坡走到床边坐下，将唯一的一张椅子让给陈芳坐。他记得陈芳站在屋子中央，捧着洗漱用品说，盥洗室在哪里？看见山坡难堪地

拉开房门，请她上租户们共用的卫生间去时，陈芳掩不住惊讶的神色，她说，怎么搞的，难道你连一套带盥洗室的房子都租不起吗？

今天回想起来，这样的开端很亲切，平淡而真实。那时他们还没有进入热恋期，共同奋斗的愿望处于萌芽期。事实上后来的日子有苦有甜，甜是主要的。假如他们一直留在西部地区，而不是跑到这座江南城市来，他们说不定早已买了房，结了婚，很可能连老母亲都被接来给他们带孩子了。

但是，他们跑到这座该死的江南城市来了，这座城市的房价，像山洪暴发时节哗哗满溢的溪流一样令他们恐惧。山坡觉得就是这高不可攀的房价，不仅淹没了他们的纯真年代，淹没了他们的爱情，连他对未来生活的信心也全都被淹没掉了。

丝丝缕缕，雨水打湿窗台上一盆兰花，雨雾弥漫在他的心中，整个世界是湿的。原本以为该忘记的都已忘记，该放下的都已经放下了，陈芳一个电话打过来才让他知道，该忘记的从来没有忘记，该放下的也始终都没有放下啊。

二

站在出租房的楼下，她感到记忆这东西真有些不可思议。离开他的时候，几乎未曾意识到那盆兰花的存在与否，会不会被他任其凋落或者扔掉，没想到抬起头首先看到的是它。凝眸而望，令她直觉双目隐隐作痛。一盆普普通通的兰花，好像又把她带到了一处纷纭而微妙的境地。

陈芳止住步，在一片岑寂中侧耳倾听，仿佛听到自己跟他分手离去时落泪的声音。她记得，那时有一阵风吹过来，把她的裙子吹得如同飞鸟的翅膀，她飞快地跑着，好像害怕他会追上来似地。

陈芳将这盆兰花放到窗台上去的时候，是一个星期天的早晨，山坡连早餐也来不及吃，匆匆忙忙地洗了一把脸就要出门去。陈芳转过身说，昨夜回来这么迟，今天一早又要出门去，星期天老板都不让你休息一下吗？上午有个大客户从外地过来，我得去接站，山坡说，陆总也去的。陈芳说，那你中午一定要回来。山坡说中午有什么事吗？陈芳说，第一要去看房子，第二要去买彩票。

山坡跟着陆总在机场等到下午三点多，晚点的飞机才降落下来，一个小姑娘走到举着牌子站在出口处的山坡跟前说，你是来接我的吧？哎，你们这座城市天气怎么这么糟糕，大雾直到中午才散，耽误了多少航班啊！山坡瞧

着这个小姑娘一时不知说什么好，陆总赶紧上来接过了她的旅行包。陆总说，对不起，我替我们的老天爷向你道歉。陆总又说，不过不同的天气有不同的风景嘛，“水光潋滟晴方好，山色空蒙雨亦奇”不是？明天让他陪你好好逛一下西湖，就算是给你赔礼了。

陆总看着山坡疑惑的神情，将他拉到一边去。陆总说，这是大客户的千金，侍候好她比侍候好她爹还重要，何况侍候好她比侍候好她爹容易多了。陆总嘱咐他：机灵一点，她想吃啥就请她吃啥，她喜欢啥就给她买啥！

山坡瞟一眼小姑娘，那染过的一头黄毛，那吊带背心，那光着两条细腿的超短裙，无一不使他感到提心吊胆。山坡说，要是她喜欢在大马路中间跳街舞怎么办，我也陪她跳吗？当然，陆总毫不犹豫地，交警队若是将你们扣了，我亲自去保你们出来。

陈芳记得山坡那天晚上八点多才回去。陈芳躺在出租房的床上，连中午饭都没吃。山坡开了灯，小心翼翼地走到床边，陈芳睁开眼睛朝他看一眼，迅速地把头又转了过去。山坡将手放到她肩膀上说，对不起，我真的回不来呀。陈芳霍地坐起身，离他远远地，将手抱着双腿说，我可不敢当你对不起这三个字，我是被鬼迷了心窍，离乡背井地跟着你出来过这种日子。一泓泪水在她眼里打转，我知道你在忙大事，顾不上我这个小护士了，她说，但不知道你忙了整整一日，挣来一个平米的房子没有？

山坡沮丧地站在床前，再也说不出“对不起”三个字，因为这三个字已经说得太多，连他自己都觉得缺少诚意了。陈芳看中了城郊一套两居室的二手房，那时的房价是每平米一万三，六十平米要七十八万元，按说陆总给他的工资奖金也算不错了，但是除了上交给文明之外，还要接济母亲和弟弟，别说忙一天，就是一个月、一季度，他也买不起一平米的房子啊。

陈芳记得自己在床上呜呜地哭了一会儿，山坡说，陈芳你就别再哭了，其实我们租房子住也是可以的，生活压力要小得多，再说，现在买不起不等于将来也买不起嘛，政府不是一直在调控吗，房价说不定很快能够降下来。陈芳的泪已经流干了，加上又饿又累，她一边从床上下来一边说，你骗吧，你就一次又一次地用这种话骗我吧！

我已经厌倦了这种居无定所、搬来搬去的日子，她记得，自己真的很生